
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三十一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唐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

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于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

而東遊哭北平王于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故貝州司法叅軍李君墓誌　韓愈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叅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

其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

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翔旣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衙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翔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韓愈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為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

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絶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

屛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别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誡者也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减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

可食一莛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故處士侯君墓誌 李翺

侯高字元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

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龔湨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翺遇元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翺翺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攄翺以為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

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翺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婿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于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翺翺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翺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故懷州録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李翺

年月日故懷州録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于其兄弟之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居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返傅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傅氏卒於兄弟之家戀母也傅氏戀母其教施于子傅氏之歿不為朽矣

范陽盧秀才墓誌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世或仕燕或仕趙

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
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
之事鎮州有儒者黄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
以先王儒者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
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閒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産出其珍
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
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

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
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走行徑
入王屋山詣諸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捽草為茹或竟日不得
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
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
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
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

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
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
不利其所由來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
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某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殺
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
喪來長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城南某縣某鄉某里
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曽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顗易
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才節薦生列於

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三十二

王平甫墓誌　宋王安石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

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益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為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襃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

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旟斿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旟斿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安石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
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
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
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
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
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
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
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

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絓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其謂其父為諸舅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

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娶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茍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争欲以為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

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
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
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
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
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
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
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
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使先生常以為功與名不足懷

葢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
葢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
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
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巳邪痛其
有巳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
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鄞女墓誌 王安石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歷七年四月

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王女生慧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翰林院編脩改齋王公思墓誌　明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愚奉任太宜人命以季弟悊次子東為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胥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庀

葬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聞於官卜吉縣東之蹊徑祔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俟胡孺人孺人泣謂愻曰而兄所與游率海内豪傑然其客逦而存者宜莫若東郭子愻致其詞甚哀相與淚潸潸下志曰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自南唐處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泰和自宋户部侍郎知諫院諱贄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説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

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禛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玉以擬其德考諱俅歷官廣西知太平府孝友仁惠整菴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於鄉是時豪爽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礲手書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及遭外艱葬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為應酬

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為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怵於勢而徇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為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

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湖驛驛丞便道省母以

二僮自隨郡守闢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

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

道難於趨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

至尋寧藩變作褰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

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就語亹亹不倦諸生傳

録而宗之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

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録寧庶人功帶

支九品俸預修先帝實録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塋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鬻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洟涕泣者無子壻鄉進士劉敎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録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四改齋資稟犖奇而充以學力視豐褭崇畢直如

衡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觸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遒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為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為天下萬世所俎豆戀戀於兒女耶今果祠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然其和似崑山玉涇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為確論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為雲間後為江陵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為之羽翼善因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後方剚刃此猶坦腹螫公之瀕死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而嗣子務觀乃

得請易名之典上予謚文襄謚法因事有功曰襄上念
公功在社稷也既得請而務觀乃敢乞誌文按狀公名
珙字肅卿其先為洪洞人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
鄭居焉成生二二生亮亮生旺旺生魁繕部郎中魁生
尚賢光祿少卿娶於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史擬
金吾衛千户弟操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揀鳳陽通府公
生而狀貌瓌奇苦學問攻經義為文不好瑣屑而沈雄
閎奥出人意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穆宗為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為講官先在開道王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洶洶王日懷叵測兩府雜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别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

字賜之又書啓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為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為程士文奇傑縱横傳誦海内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

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
膳界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
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
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
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
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世皇
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尚為學士以公事至
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

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為歸計此何心也葢以此激怒世皇為傾公計會世皇病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熙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為之而皆為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盡為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詈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

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
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
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於裁有
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
謂公擅矣而胡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
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為民公以嫌
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于是歐陽一
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

聞言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
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
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
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
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
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
然以天下為己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
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為忠以匡國事為美

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册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册某也所目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册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册以為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又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為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

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閲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閲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情勢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强弱皆已曉暢方畧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

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俟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

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
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得旨報可已
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
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祗隨奏報
多不中竅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為兵屬
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
真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為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為
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

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隳阻又何望于展布葢徒以地苦其人而曽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邉方為逺而不知逺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强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恵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内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廵撫為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凡有借口邉方以圖倖進者

不可不為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旨報可時敵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

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
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天津
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勳無内顧以侍郎
戴才理餉是歲也敵竟不入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
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
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
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
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

是出寃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内王金輩六人謂以硝黄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為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録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寢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説有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柢問藩臬為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宂

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
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
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
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
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
主吾何以留為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
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
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

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寛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

人皆稱便他如開王親内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
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
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
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為盜區
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為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為總督
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寛其薦額
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
臣白圭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後偵知國亨

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
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
復之書曰民番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
可過言于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
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
亨安智彼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
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為叛逆
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

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于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彼邊酋耳族滅何為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

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令撫臣疏請
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
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
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
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
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
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毋子狐疑不出至
是乃將漢邊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毋子出就

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盖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将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為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為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

廷臣盍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番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彼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俺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于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

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

而為其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宫

門曰宣化牆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為也世

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

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㽔鼓吹送之又宣諭

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

孫而又見其榮寵如此南嚮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

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鷙異常次

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彼今歲不入故全曰彼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鬬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于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因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宋人講和為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于金機在金故曰講今彼求貢于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

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乃請封俺荅為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至於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于是俺荅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

其野犒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方遣使來貢不過在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悍於主計直卻其請斬使絶之以致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内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寖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

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益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穆宗久不出欽天監卜吉旦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穆皇顧曰送我公承旨直至乾清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

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為公奏得旨二
閣老皆在乾清宫門外薄暮又奏曰近地非人臣所宜
宿顧宿閥門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上可之百官出十
八日御體漸復公具疏請上懲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
日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内閣
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扎一授皇太子一授公益遺詔也
公泣奏曰受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兩宫亦大
哭二内侍挾公長號以出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

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皇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徧閲自有節要請先截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内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内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旨逐公公自乘騾車出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

日晝暝廼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畧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録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畧五卷綸扉外藁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歴六年卒於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

不白之寃至今雪矣公生於正德七年壬申卒於萬歷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嗣子務觀尚寶司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實武英殿中書務觀六子杠榆楠槿楨樟

楊黼先生墓誌 李東陽

楊黼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絶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

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
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
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
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為養親甘
旨但求悅親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
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
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著某色
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

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户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研滴既乾欲下取水研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為孝感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為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殁為傭以營葬葬畢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

無恙不之信以為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
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
笑自稱名曰楊𢱢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
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
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
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
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横渠四先生在送半途
棺墜葢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

儒之執耶不然黄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沖舉顧非吾儒之祖宗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為之立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三十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三十三 以下別體

司空章昭達墓誌 陳徐陵

周原膴膴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鄧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琱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

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強蕃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星儲累殲鯨冠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氷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同甌閩殄其窠窟若夫鳴蛇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猨之嶺喬樹參

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
風海於是咸俘偽帥悉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乂既
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鬬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
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郢應岩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大討
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
幕爾乃青烏相墓白鵠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矜
熊軾後乘龍輀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鐃同駟馬之曲長
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　唐魏徵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綸經之始原逐鹿而猶走瞻烏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逸風飈勢傾海嶽或一九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隳乎既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弘道垂風導碧

海之長瀾跡閬峰之遥搆家傳餘慶明哲繼軌諭明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緌拖鳴玉者蓋亦耆舊未能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吕望愧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慚其遠略公渥注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玄精稟成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宫千牛備身馳軀武帳暉映廊

廡出入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凌長之源將至覆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晦明藏用風壓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崕岸峻峙天資宏亮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陜東之姬旦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之期申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塞五嶽

塵飛妖災所臻匪惟血落星隕怨讟所動寧止石言鬼哭轍迹遍於天下徭戍窮於海外寃魂塞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壠發掘城郭丘墟萬里蕭條人烟斷絶公與楚公叶契共拯横流未息溟海之波幾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起豹變梁楚鳳翔鞏洛據敖庾而塞轘轅登太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兹青犢背彼黒山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

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
德以宣威掩八紘而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
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
決之九野風馳六合雷駭彈壓趙燕震驚江漢世充甚
昆陽之敗煬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稽
顙於河朔七國之地四為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邊
騎千羣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
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之乏主

以天下為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柱國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公雖威未振主自以謀蓋當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乎上懷漁陽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怏怏羞與絳灌為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瀍洛亦親承秘策率卒

先行既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偽遊處青衣之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峯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騅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

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驤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名之衆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國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為勤王之師更望重自疑功高自懼將遠遊以逃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軫慮雅重

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粤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等或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感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載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為漢臣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慟深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慚項羽之臣魂往齊都不愧田横之冢

顧姬王麗人墓誌　明王穉登

往閲古今圖籍志見所載美婦人傳蓋有其目而亡其

書意遂就足成之於是稽竹帛之未盡訪蠹魚之所遺
見古所謂美婦人者莫不眉如青山面若丹蕚娟麗則
天帝為稱清揚則山河作頌美哉其顏色之極乎然
考其盛衰往往淪落以死其有天幸能善始終者十靡
一二於是乎傷紅粉之無命而痛佳人之不遭也北來
燕山邂逅顧君汝所出其姬王麗人墓志讀之凄然感
余心焉嗟乎妾之薄命從古為然匪自今矣按志麗人
王氏名某某郡人本良家子凡兩嫁為楊氏張氏婦二

姓並狹邪倡家麗人以故夫身為倡為倡不幸非其志也青蓮鄂鄂出於淤泥靈芝煌煌生彼糞壤豈不惜乎當其時風生北里車馬如星雲暗東門笙歌沸地五陵七貴之子傾白璧而圖歡奉黄金而為壽者雁行屋裏魚貫門前然而桃花無語心不在乎路傍楊色含顰絲頋垂於墻裏時惟顧君恂恂經生韶年奇偉鸚鵡傾座鳳雛照人麗人一見目成終天心矢驕靡爛熳之夫薫轑街驚之子投珠請佩爭為後先而麗人之心石如也

綠綺成奏而窈窕輸心紅拂流眄而英雄生氣余以是
有感乎驪人不在區區粉墨間矣未幾東方竊發南土
沸騰驪人自顧光艷懼落賊鋒乃毁容魚服竄伏田間
以免陳妻分鑑身獨避乎越公梛媛閉門節不隳於叱
利有美英英皎然完璧矣後一年始歸顧君落藉從夫
益修婦軌易瑩篌以刀尺去珠翠為辟纑居畀有𨚗韋
之義妙解有說詩之辨閑家有絡秀之智相主有李娃
之節内外唶唶岐口稱賢明月不圓奇花易落曾不幾

何病瘵京師以死年纔二十有三嗚呼天矣寶釵墮而飛燕亡青銅缺而盤龍隱嗟嗟夫君聽猿叫而論腸指鵑啼而喻血傾城之痛何時釋也及是顧君拜官光禄卜以某年月日葬麗人於某原買土而瘞雲鬟種樹而封玉骨悲夫悲夫顧君以僕負雕龍之望擅泣珠之技空山片石倩僕為文嗚呼楚峽白雲作賦何慚於宋玉曹江黄絹題碑不讓乎邯鄲後世織椰編蒲之士想燕子而名樓惜鶯聲而立傳玆墓豈但樵蘇不及抑亦金

石長存云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墓銘三十四

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銘

峯頽峙崿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蹔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兹大士才敏學優幼捐蹈火早去吞鉤法雷能響懸河必詶辨才可匹妙德難

傳

劉先生夫人墓銘　梁任昉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戴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閫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齊故司徒右長史檀超墓銘　江淹

惟金有銑惟玉有瑶君實淵哉行為世標高志洒落逸氣寂寥與學內溢深文外昭嘉采籍譽登國振朝亦既有美筠傷蕙彫人遒運曠世促道遼永矣仁矣流芳亡澆

宋故右常侍劉喬墓銘　江淹

丹陽韞聖豐鄉降賢玉葉既積金繖方傳乃毓伊人克廣克宣騰芬中屬飛藻上年杳杳虛素永永沖關雲意霜拍瓊立氷堅家寶以瑩國才未甄參錯報善茫昧雲

玄歛魂幽石委氣空山膚若流波身如絶烟芳菲一逝
美懋徒鐫

宋故大夫孫敻墓銘 江淹

川祇効鏡岳祥獻明碧葉獨秀瑶源自清幼炳器譽夙
耀才名體兼遷雲學備儒史紫閣成趨朱軒既履貴交
慕塵素遊企軌騰藻上京振彩下國如彼綠蘭秉芬四
塞欷人逕之不平歎天路之冥默貴夫君之為美播靈
均與正則

太常寺卿任昉墓銘　沈約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為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焉高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司徒謝朏墓銘　沈約

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鬱為人龍崇基徃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傅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寀華袞既襲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

屬素緋轂御玄雲罷曲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唐韓愈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河東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為去平陽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證秩大夫撫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作後銘系序初

朱亥墓誌銘　宋蘇軾

崔嵬髙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狐進承其顧視如豚豭昔其在屠惟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李解元墓銘　明楊慎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蒼穎發駒齒千里霄

肄八行下朝書㲲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英軌糟粕漉醇醪菁華汰粃滓深湛汲古綆堅利劘徃壘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鷁鴻翡垂其翼狼跋以疐尾興山俄止簣學海涓流汜旅次溘朝露永訣期漁水顔回敗叢蘭冉耕歌芣苡司命鈞播物孅良兹何理闒胡視其寔齎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萬松張處士墓銘 楊慎

家於黄崖於楚樟湖麋胥之宇系尚書徽信譜京兆尹

實厥祖貽孫謀光脩祚翁甫生奄失怙在弱齡知慕古
尋師資出庭戶負笈篋歷環堵務內觀却科舉宊辭師
歸省母儒之業隱之侶山熒礽澤沉滓醉僎筵咢仙塢
嬪於李嗣賢諝銅墨耀荆蘭舞耄八袠衍叶數覩化辰
三月五夢告期形返土德福箕仁壽曾子又孫緜且縷
千窀京萬松渚銘幽宮刻華鏤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三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雜墓誌銘三十五 以下雜誌

續滎澤尉周君墓誌 唐 柳宗元

太傅公既志滎澤君之塟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滎澤君之嗣曰膺偹物具貨入於汴汴陷於戎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

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於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柳宗元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於平康里將終告於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為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於此命

也既成婦矣宜祔於皇姑從兆於三原然而不幸中道
而有痼疾既不及養於舅姑又不得佐於蒸嘗生君之
子不期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
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顧殺禮以成吾私邇先
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
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於城南原曰棲鳳如
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
於我之長睦於族移於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盎者

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予慤而文
願以為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長無恨矣嗚呼
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
書夫人之世以記於兹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
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為徐
州長史祖諱某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邛令妣李氏趙
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三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雜墓誌銘三十六

女挐壙銘 唐韓愈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絶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

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廹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令人壙誌 宋王十朋

令人姓賈氏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奭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逮事舅姑以孝稱從其夫某宦遊於越入仕於朝出守饒夔湖泉四州賢而有助初封恭人再封令人乾道四年十二月十日卒於泉之郡舍享年五十五六年九月乙酉葬於左原白岩祔姑令人萬氏之右男二人聞詩聞禮皆國學生孟丙蚤死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

男二人阿夔阿閩女孫二人國娘晉娘敎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台州軍州事王其誌

謝君皐羽壙誌 元 吳 謙

嚴子陵釣臺南岸唐玄英先生白雲舊隱西一里是爲晞髮處士謝君皐羽之墓君諱翺福之長溪人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晊祖嘉父鑰母繆氏秘書省正字烈之女君襲春秋學試有司不第落魄漳泉間丞相信公開府嘗署諮事參軍後遊浙東西州登釣臺慟哭公復作許

劍錄思集同好名氏築亭立石期衰暮無忘吳季子意且將度臺南為文冢與日並玄英舊隱老焉其會友之所曰汐社義取晚而有信甲午由鄞越寓杭乙未春來婺睦復如杭秋八月壬子以疾終於婦劉氏舍距生年乙酉四十有七無子友人吳君思齊等歸其骨買臺南地為兆域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從初志也君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疾惡如讐嗜佳山水訪故老所至滯留類游惰士至講誦編劖輙忘寒暑

飢渴凡所著述欲直追古人不務諧一世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晞髪本楚詞因以名其集有詩八卷文二十卷憶君始至婺時余二兄尚無恙仲兄命其孫貴受業從者翕然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吴君思齊方君鳳為江源講經社與君汐社合余與君同年生又相好也門祚衰薄頻年哭二兄今又哭君追念死生離合之故何能無感愴於斯遂伐石志君年行納諸壙且俾貴於月泉精舍祠焉吴謙謹誌

故成穆貴妃壙誌　明宋濂

成穆貴妃孫氏諱其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楧治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範避兵揚州遇兵至城陷一時離散範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為義女年十八未聘上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賢女嘗請於上訪求楧得相見上即位冊為貴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

恭謹上甚至有儆戒相成之助佐皇后以理内治宫壼
肅雍上下咸無怨者侍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女
早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十
有二上為之感悼詔謚成穆復緣人情定議命東宫親
王持服一朞勑有司營葬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
百石令楧供歲旹祭祀之費卜日未得吉僔柩宫中者
兼旬至十月乙酉始權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禮
也塗殯有期謹奉勑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

哉

長兒滂壙誌 崔銑

兒滂相臺崔銑仲鳧長子也母李氏初先公晉參政挈家如蜀弘治丙辰二月七日生滂於省衙滂早慧善言是時先公先妣年皆望六始有孫每抱滂置草墩側坐相與酬應滂出語輒當先公意予卒業太學友馬溪田諸君滂八歲能誦書善為立容溪田異之將成童乃好嬉游習羣兒鄙事予居京師東長安邸西臨御河滂獨

出撲蜻蜓落河洲磚岸高二三丈值外舅鶴翁隷人被酒入河濱溲識滂出之負而歸鶴翁乃名入工曹火房令學舉業朔望一出見母歲再閱為正徳壬申内婦郜氏子妻曰曷試滂業乎予從之滂大言曰兒思為子房孔明一第足溷丈夫哉予斥其狂問曰今朝中大夫士爾誰慕曰何公也蓋中立不倚者云何公者柏齋粹夫也明年吕涇野還翰林俾受學焉又明年涇野謁告西歸溪田登第乃從溪田閱見頗充居二年溪田及予先

後還家嘉靖壬午滂舉鄉試第五十二人先公年八十餘自慶有孫懽甚已予棄官晌年喪妻又一年先公棄代憂悴就衰卧處服舍而滂壯健多力代綜家務每春秋自督種田耕勤時播所入倍他人間出餘粟治賈市田作小屋十餘楹辨內外臧獲斬斬遇人急傾貲施予罔計乏匱性敏氣豪又少習聞當世先生曠世之論喜讀左氏司馬遷書自是富貴人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弗忍見或至以言侵然亡忮心雖嘗欲擠己入不測淵者

事往不校人熟其然忌而卒厚之作義始必已出不襲時人一字一句治朱氏詩顧氏毛鄭之說以嚴粲詩緝為盡曰國史得詩即紀其由否雖孔子奚知之夫詩人達意寄諷惟比興焉託概謂亡所取義殆疏與論鵲巢曰婦道亡成即夫之所有而固享之可矣故曰哲婦傾城論求福不回曰條枚舉物而因葛藟附木而生埶相成耳非有心也論魚麗曰罶乃苟簡所成取魚則多葢宇宙和而水澤盛水澤盛而生物繁是以著太平焉今

年己丑春試禮部不第得氣壅跗腫之疾比歸愈篤疾革呼予曰爹兒分必死所幸不死者三祖父守邊郡參政大藩室靡纖賄民亡以杖死者一可幸爹官禁從潔己不待言平生致力忠孝二可幸兒未嘗刻人財戹人於難三可幸天乎苟延我數年俟汲弟壯能勝事死亡恨己予曰兒正心寧神疾其自愈七月二十九日死年纔三十有四子一士稟一女小梅嗟乎滂竟至此邪汝父積愆叢凶不見祐於神明先及爾邪兒死再踰月為

九月十日殯於其母之左銘曰

嗟滂乎嗟滂乎吾家拙翁之仁南郭公之忠清不能延汝之生吾崔居相七十餘年室亡娶婦廟亡祔殤而短折汝首當之是惟爾父有源惡痼慝鬼瞰之而殛於幽嗟滂乎汝其從母㝉於玄室母天是讐毋爾父是尤

姪岳州壙誌銘　何景明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生也生而白皙顱角稜起能言後聞人讀書即默記之誦數百

孚不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也東昌公歿哀哭夜不寐曰爺棄我何去也遂嬰病病且死猶啼泣呼其父生四歲死於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堰東岸上銘曰岳州生申州死死丁卯生甲子魂安之魄歸此

亡兒䎘孫壙誌　歸有光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為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輙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

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葢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念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為諱故名鼎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之書常自喜先妻為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絶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令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

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為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即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輙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即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説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己酉尚未午飧使人視之則

兒已白母為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為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讎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笞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悟笞者聞兒死為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於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卧榻前誦

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令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即顰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

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於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於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閾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嵬瑣拘畏常以為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俶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横於原

野之間耶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倛而鷙鹙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强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㲉㲉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稱韓子所謂少而强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於世已矣按禮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卽之戰汪踦死魯人欲

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於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眞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葢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於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

之四日丁卯為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
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
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三十四

明 賀復徴 編

雜墓誌銘三十七 雜文 諸記附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唐柳宗元

柳氏之先自黄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禽以食采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

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
啟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
家聲惟公端莊無謟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
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
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糾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
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沖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
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内
焉此公修已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

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繄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丙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

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其等抱孤即位率循禮祇奉喪帷歸於京師以其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

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興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為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嫭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咏比興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茍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忠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

如魯士師兼脩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騃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終焉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柳宗元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凡歸於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

以至於幼孩雀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令之制凡誌於墓者琢窽石加蓋於其上用敢祔碑陰之義假兹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於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紿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隷書為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

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為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於貴壽以至於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邪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小姪女子墓磚記　柳宗元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

東岡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令何有質之微當速朽

銘兹瓦期永久

女子墓磚記 柳宗元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夭歛以緇褐銘用磚甓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名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䰟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宋司馬光

右千牛衛將軍士虬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安郡公仲郤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宗望之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永言之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生五歲以例賜名除右内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府率令上踐

祚遷右千牛衛將軍㓜而秀慧不嬉戲異於常兒七歲始就學授孝經孜孜不捨晝夜教授劉仲章老儒生嘗於廣坐問之曰將軍誦孝經果有何得對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嘆曰異日成長必為德器數年愈自修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安視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卒年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年十一月癸酉葬永安縣謹記

包顒叟墓記　葉適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永嘉縣塘下原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以銘其壙者以為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壙闕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顒叟曾祖某祖某世籍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清之間路不堠壕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火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平恕以卑遜韜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

勇敢決已力強黨破散隂類消伏衆皆推君為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為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溢之士幾萬人其觧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為得爾如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中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凶饑有賙征歛有損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為君既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

知於衆人故余亦存其大畧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並未適也孫曰安娘履常為廸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同高氏壻云

鄒公墓亭記 葉適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浸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綝實始作

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閒民衣食以居而汛除馬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戸朱中守序其意以請章子詞而托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

榻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偽撰公疏激怒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譽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据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為故矣學之士

仰綴一瓦俯緝半甓而楹桷自新也雪幹霜枝蒼鱗翠
甲而樵牧自絶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
而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
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令人王氏壙記 陸游

嗚呼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
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七
月己酉葬祔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子

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恢子坦子布子聿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曽孫阿喜幼未名

冥寞宥冥君古墳記銘　唐 陳子昂

神功元年龍集丁酉我有周金革道息寶鼎功成朝廷大寧天下無事皇帝受紫陽之道延訪王京羣臣從白雲之遊載馳瑤水笙歌入至玄鵠飛來時余以銀青光禄大夫忝在中侍擁青旌之節陪翠鸞之旗昔奉車子侯獨隨武帝昌明為御史每侍軒遊比之今日未足多

幸是時屢從嚴祀遥謁秘封嘗覩衆靈如雲羣仙蔽日
乃仰感王子晉俯接浮丘公行吹洞簫坐弄雲鳳竊欲
邀羽袂導鸞輿求不死於金庭保長生於玉册上以尊
聖壽下以息微躬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跡擬刻真
容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層曲且欲開石室營壽
宮庀徒方興畚鍤攸作乃得古藏焉其藏上無封壝内
有甓瓦南北長二丈二尺東西闊八尺中有古劒一長
尺餘銅椀一并瓦器二其器文彩怪異非蟲篆雕斵所

能擬也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數十枚初開時文彩可見及棖撥之應手灰滅既無年代銘誌不知爵里官族參驗其事已曾為人所開於是撫之永懐念昔增密始知有形必弊涉器則毁鐘鼎玉帛非度世之資名位寵章為累真之府未能獨立物表超世長存與日月齊光天地比壽非夫道乎冥冥宵冥君久幽珍藏迨此昭發豈不欲感示玄契奇暢靈期昔王喬古墳唯留一劒令威荒塚又歎千年起予道心在乎此仰惟聖主仁慈恩

祓草木陽和掩骼既昭國典至德埋胔又在周令今此
藏虧露誠感仁惻謹歷吉日協良辰即以其年十月甲
子朔具物備容遷定舊壙豚雞在奠犧罇若歆哀其銘
誌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寞君

皇考遷墓記 宋朱熹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
諱森妣皆汪氏考諱某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
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

性至孝有髙志大節落筆語輙驚人任政和縣尉丞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劒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内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歴司勲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顯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

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之不便榷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閒差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為文有韋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諱某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為佐廸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女嫁右廸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埜埜在女巽兌皆幼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既懼體魄之不獲

其妄乃以乾道六年月日遷於里之白水鵞子峯下熹攀慕號殞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閥志業梗概刻而揜諸幽且將請之作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嗚呼哀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三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雜墓誌銘三十八 槨銘 諸誌附

母鄭夫人石槨銘 宋歐陽修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粤七月己亥既成銘曰

嗚呼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

固其安

志從父弟宗直殯　唐 柳宗元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為已師聞惡若已讐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為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

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為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名為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卧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宗元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文繡不類人所為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易為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為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為砂書玄磚追而納諸墓

葬安氏誌

元稹

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隈鄉葬敬坊沙橋外二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卯歲予友致用憫予愁為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吾賓友主視吾巾櫛無違命近歲嬰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友約浙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大都女子由人者也雖妻人之家常自不得舒釋況不得為人之妻者則又閨袵不得專妬於其夫使令不得專命於其外庭闈不得以尊卑長

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逼側以居此身其常也況予貧性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其頭面無蓬垢語言不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笥無盈餘之帛無成襲之衣無帛裏之衾予雖貧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不察以至於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荆方四歲望其能念母亦何時能成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為誌且銘銘曰

復土之骨歸天之魂亦既墓矣又何為文且曰有子異

日庸知其無求墓之哀焉

劉李氏埋銘 明 崔銑

後渠書院諸生規劉生曰正之甫汝喪妻之慟毋乃越於禮歟生曰君輩知吾之瘁弗閔予之遭格少失父母長寡兄弟踰冠墜偶湯陰李郡倅梅翁見予於渠師第已許女我正德辛巳夏予逆婦歸李氏鼎貴冠我河朔予妻餐珍衽綺二十年一旦妻貧士履若素安啖糲而節衣麤而綴木豆瓦巵年易如新格三姊孟劉發而貧

格養之妻奉如姑馬仲劉遺三孤無所依格生之妻字如子馬仲劉之女季劉之女將嫁妻傾其嫁來奩具以資捐其貸錢之券予就學於渠計偕於京妻嚴居同居者不聞僕婢聲嗟格凡劣愧鮑子何以有肖少君之婦乃嘉靖癸巳十月十有二日以氣疾不幸生弘治壬戌十月朔年纔三十有二所遺三子一女天乎虐哉理内撫孤予將疇付諸生以其言白洹翁翁曰梅翁予外舅鶴山太傅從弟子先室恭人謂劉李為女弟子嘗慟如

劉生嗟哉何李氏善夭女銘曰

嗟蘭茁之猗兮何棘霜之夷兮曷忍汝夭之奇兮

瘞河壖枯骨誌 唐順之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髆髑髀骱脊脇諸雜骨無算蓋出乎犬猪烏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燹燒風銷水嚙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流尸順河而下多於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疊河壖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

暴露則又有髑髏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見泥滓閒圜者如破甌𢰤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玭玭若尚有光恠余三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夫裒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於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

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髆我胈甲脊乙脇轃於一坎若蕤葺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宋諸陵之被發也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令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况此輩孳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噱於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塔銘

南嶽雲峰和尚塔銘　唐　柳宗元

雲峰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峰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

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
師則尊其首詺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搆法宇
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
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
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玆塔礱石峻甃植木
蓊茂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
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包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

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燿柔剛

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

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

即玄石兮垂文彰學者慕兮哀無疆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　劉軻

維元和十年冬十月已亥我具壽大師歸於廬山東林

寺既庀事門弟子道深如建等以銘誌為急白彭城劉

軻軻嘗執吾大師之巾錫大師行業德狀軻能言之乃

走其徒持事狀於山陽草堂具道其所以來輒既受事
仰而哭且曰輒何心遽忍銘吾大師儀而曰我而不銘
而誰為於是銜涕漣漣作石塔銘誌云大師諱上弘俗
饒姓其先臨川人祖公悅父知恭世為南城聞儒故大
師自童子耳熟家訓故風流舉動造次必於儒者年十
五脫然有方外之志遂依舅氏出家暨二十二歲具戒
於衡嶽大圓大師大歷八載勑配本州景雲寺後依南
昌進律師學四方毗尼既覃精研究或從我篤說而通

者日有百數時謂景雲且在無恚無律貞元三年止南昌龍興寺四方風聞者麕至時江州峰頂寺長老法真台州國清寺法裔荆州慶門寺靈裕並有大名於時會有事於臨壇故三長老攝大師以臨之至四十年春九江守李公康以東林遠公舊社不可以無主固請住焉前後涖事凡一十八會彼域之男女繇我而作比丘者萬有五千五百七十二人大師既明通大教祖述毗奈耶憲章修多羅心同曹溪事同南山故及我門而陞我

堂者未嘗虛返我所以駕白牛以驅羊鹿孰謂我爲小乘者乎繇是薦紳先生若顏魯公姜相公並願依遺民萊民舊事侍大師於虎丘雁門之上故游二林者謂生遠猶在將大去乃遺言於二三子曰吾生七十有七臘五十有六年非不耆臘非不高今則去矣爾無謂吾死門人道深懷縱如建沖契宗一智則智明雲臯圖信行允等長號無憩乃相與立石塔於香爐峰下是月丙寅歸舍利於塔從故事也輒不得讓薦誠於銘銘曰

塔有德功有銘功可祖德可宗宗可師師有資嗚呼千載而下資而後者知是塔有毗奈耶之宗師

曉菴塔銘　明錢溥

師諱善啓字東白號曉菴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稱揚佛乎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為浮圖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於經史百氏不輟聲譽

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名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織袈裟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䟽陳利病不報内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與壁菴完公輩還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牡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塘瞿公宗吉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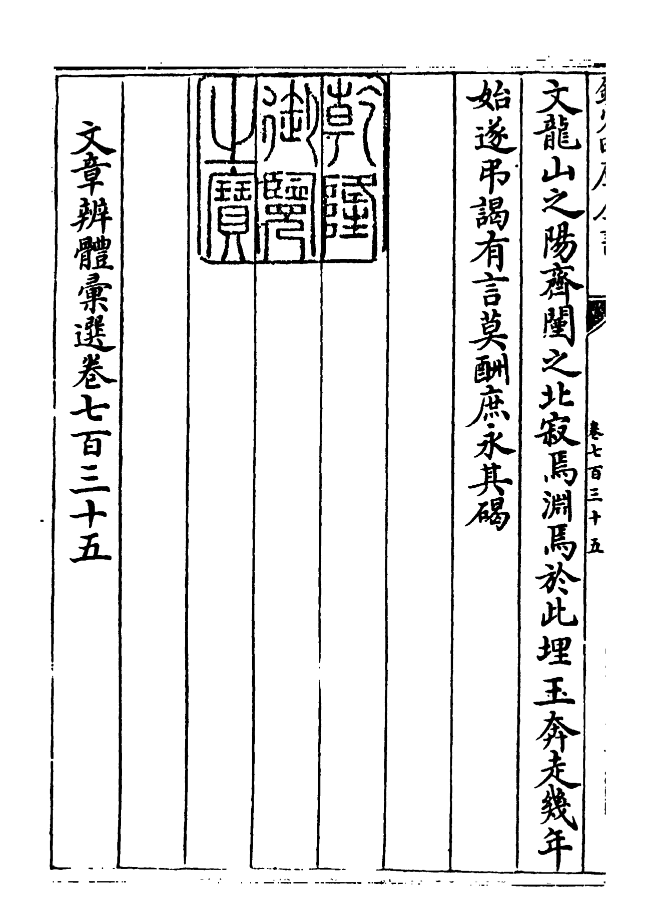
於詞賦嘗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傳
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
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
三日弟子慶暲等與其姪旻昇奉柩歸葬於舊隱之龍
山遵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而溥於塔銘尚未之作者
志蓋有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
於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兹使交還獲訪墓於龍山下
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

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吴威聲大振而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然溥亦始聆議論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還日就欵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草禮亦不廢或閉戸發篋出古人真蹟對閲評品如論宋仲温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

優於陳吳中稱高楊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兼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其為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辯曰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懈體惰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此韓子謂

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之而彼得焉宜爲法門之
僅有吾人之顧交也而况溥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知
之至而情之厚哉倘以餘蔭無負於斯世則亦無負於
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徒慶暐等刻石於墓而且系以
銘曰
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由韓子儒
行以彰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白有學有德旁遂
詩文兼此二釋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

文龍山之陽齊閭之北寂焉淵焉於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弔謁有言莫酬庶永其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朱　坤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誄一

劉勰曰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詳夫誄之為制葢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

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徐師曾曰按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即此文也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畧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畧豈制誄之初意然歟又按劉勰云柳妻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令私誄之所繇起也葢古之誄本為定謚令之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為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

孔子誄 周魯哀公

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夫謚惠誄 魯柳下惠妻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

為惠兮

司馬相如誄

漢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為妃兮不耻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

聽予泉穴可從兮顧捐其軀

卞太后誄 魏曹植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錯互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辟欷歔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遂作誄曰

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武篤生文帝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

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
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潛外明內察乃踐大位
母養萬國温温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
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為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
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
闈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
日昃忘饑臨樂勿讌去奢即儉曠世作檢慎終如始蹈
和履貞恭倏神祇昭奉百靈踢天蹐地祇畏神明敬微

愼獨報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
誠宜享斯佑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盡禮
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
踊郊甸洒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
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檐軒仰瞻帷
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
遂臻魏都游魂舊邑大隧開塗靈魂斯戢歎息霧興揮
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任城王誄　曹植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没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憯悴目想官墀心存平素髣髴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薨徂功著丹青人誰不没德有遺聲乃作誄曰

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

燕代威慴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為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歛淚百寮咨嗟

王仲宣誄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

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絶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兹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

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
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强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
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碁局
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
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
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
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
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

何饗我明德投戈編鄀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
金龜紫綬以彰勲則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
畧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
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
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
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
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

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
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
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
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
𢿱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
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
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
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轜回軌白驥悲鳴虛廓無

見藏影潡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没達士殉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六